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

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



人的境遇

(法) 马尔罗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期限表

后之日期

4期本书必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人的境遇

[法国]马尔罗 著

龙建伟 译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的境遇/(法)马尔罗(Malraus, A.)著;龙建伟
译. —北京: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01
(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)
ISBN 7-80000-404-X

I. 人… II. ①马…②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2547 号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87 字数:1200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1-500

ISBN 7-80000-404-X/I·13

定价:4500.00 元(全套四十卷)



内 容 简 介

一部获得法国最重要的大奖——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。

一部反映人在面对不同的生活境遇而作出怎样反映的作品。

一部外国人写就的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另类作品。

人
的
境
遇

故事发生在1927年，正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与汉口工人运动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。

革命者陈在1927年的一次恐怖活动拉开了故事的序幕。在共产党领导人强矢和俄国顾问加托夫指挥下，上海工人武装小组夺取弹药，组织武装力量同反革命展开斗争，以及在革命对象发生变化后开展谋杀蒋介石的行动。

面对生活、面对人生时，不同的人，具有不同的反应。

主人公强矢英勇无畏，他的未婚妻为革命斗争受伤的同志进行简陋却认真的医护工作，陈认为恐怖暗杀是革命的重要手段，而主人公的老父亲虽然没有在行动上对他们进行声援，却在思想上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。以上是故事中的主角。

普通人白、孙和唱片行老板陆各有自己的特色。

而没有露面的“军事总督”、蒋介石，却通过速写性质的侧影勾勒，同样反映出他们对人的境遇的态度。蒋介石的保安首领，为中国革命、俄国革命所作的一系列迫害行动，道出了他进行迫害的真实动机。法国银行资本家为扭转经营上的失败，在某个时候灵感大发，于是导演出了一场与法国政府、蒋介石集团“强强联手”的“杰作”。两面人物左顾右盼，随风而动，让人们看出生活赋予他们怎样的蝙蝠式嘴脸和心理。

面对这一场风云变幻的大革命风暴，共产国际不同的人物，也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，尤其是在要不要向蒋介石缴械的问题上，暴露得最为明显，也最为充分。共产国际之间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间、共产国际代表与基层工人武装之间，把人在面对自身实际的境遇所做出的本能反应，鲜明地表现出来。

在比较短的篇幅内，作者把这么多人物，这么多事件，通过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，匠心独具地融合在一起：人物的聚散离合，事件的起转承接，心里的微妙变化……

生与死，爱与恨，国与家，世界与民族……都在这里表明了部分或全部的态度。

这是人在面对直接影响切身利益的时候而如何反应的精彩曝光，也是一次难得的曝光。

用法国人的眼光看待远东中国的那场战争，
并从中揭示出人的境遇，角度独特，见解深刻。

——法国《独立报》

欧洲、亚洲的许多人物，在远东中国的大地



上汇合到一起，共同面对、探讨相同的问题：人的境遇与人的生存、人的命运。因而具有很好的普遍性。

——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书评

人
的
境
遇

第一章

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

深夜十二点半

人
的
境
遇

陈会把蚊帐掀开吗？会隔着蚊帐刺下这一刀吗？一种紧张不安的情绪，把他的胃都搞得绞痛起来。他确信自己十分坚强，但此刻一想到这件事便心悸。眼下，从天花板垂下的这块细白布令他非常困惑：它笼罩着一具身躯，朦朦胧胧的，比人影儿还轻细。只有一只脚伸出来，因为睡姿稍微有些倾斜，所以肯定还是一个活人的脚。附近那座大楼是唯一的光源，从那儿射进一大块长方形的淡淡的灯光，然后被窗棂的格子切割成许多小块，其中一块刚好落到那只脚下的床上，好像是有意烘托它的大而有力。四五只喇叭齐声鸣叫，尖厉刺耳。难道 he 被发现啦？战斗！与己只能处于招架之势、但毫不放松警戒的敌人战斗！

这阵声音逐渐消失了：可能某一个地方堵车了（从远

处杂乱的人群中可以判断出，现在还在堵车……)。他向那堆柔软的细白布和长方形灯光折回：时间已融入夜色之中，而白布与光影越发显示出静态的迹象来。

他自语不停：这家伙非死不可，让他不得好死！他明白他是来除掉他的。而被捕、杀头都没有什么。眼下看到的只有这只脚，这家伙他是杀定了的，但绝对不能让他抵抗：假如他抵抗起来，那就必定会发出声响，要呼救……

陈眨了眨眼，不胜嫌恶地明白：自己并不是当初自以为是的那种战士，而只是一个施行宰杀的祭司。祭献也不仅是给选中的神明，因为他向革命祭献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更为深沉的世界。相比之下，不平静的沉沉黑夜就变成了阳光明媚的白天。“暗杀不仅是一杀了事……”，他双手插进衣袋，犹豫不决。他右手握着一把折拢的剃刀，左手攥着短匕。他使劲往裤兜里塞，仿佛黑夜还掩盖不住。本来剃刀就够稳妥的啦，但陈还是觉得不可用。短匕倒是不太令他嫌恶。他松开紧攥着剃刀柄的手指。短匕是不带鞘的，赤身裸体地放在裤兜里。他将短匕从左手换到右手，而把左手垂贴在粗毛衣上。他轻举右臂，被依然那么安静的周围环境搞得十分惊奇，因为这种姿势本该引起什么东西跌落的。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：行动权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。

这脚是一具活物，就好象是一只沉睡的动物。它是一具躯体的终端吗？“我成了白痴吗？”得好好看着那具躯体！那具躯体，那只脑袋！为此，就得走到灯影中，让矮胖的身影掠过床面。皮肤的抵抗力究竟有多大？陈抽搐了一下，把短匕扎到自己的左臂。一种很痛的感觉（他已不

能想象这左臂曾属于自己)，加上这家伙万一惊醒带来的灾难，使陈暂时轻松了一点儿。那灾难或许比这疯狂的气氛要更好一些吧。他凑近前去看了一看：正是两个钟头前，他在通明透亮的地方所亲眼看见的那个人。那只脚几乎触到了陈的裤子上，并突然像钥匙般转动起来，然后又在静夜中复位。也许睡着的人觉察到了什么，但又不到清醒的程度……陈颤栗了一下：一只虫子爬过他的皮肤。不，那是他胳膊上的血，正在一滴滴地流着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有一种晕船般的感觉。

只要一个动作，那人就必死无疑。杀他并不难，但要触及他的身躯却并非易事。下手得准确无误。那人平躺在欧式床铺上，只穿了一条短裤。但那肥厚的皮肉把肋骨遮得看不清楚。陈得把暗黑色的乳头作标识。他知道由上而下扎过去是多么的困难。于是他把短匕高高举起，刀锋朝上。但左边的乳头在远端：要想穿过蚊帐，就必须穷尽手臂之长，像挥动高尔夫球棒一样画个弧形。于是他改换了匕首的方位，朝上的刀锋变为横着的方向。触及这具静止的躯体就像击中一具死尸般困难，或许原因也一样吧。可能是受了这具死尸念头的感应，突然响起了一声粗喘。陈已欲罢不能，两臂和双脚全都瘫作一团。但那声粗喘慢慢地趋于正常，原来是呼噜声，而不是喘气。他重又变成脆弱的活物。就在此时，陈感到自己像是受了轻侮。那具躯体轻轻地朝右滑动着。现在他会醒过来吗？陈用刺透一块木板的力气，猛然戳住了那具躯体，只听得细白布扑呼一声就被撕裂了，其间还掺杂着砰砰砰的撞击声。陈的感觉似乎直达刀尖，他感觉到那具躯体在金属床绷的反弹下蹦

向自己。他竭力伸直胳膊，想把它挡在原地。只见那人的两条腿同时向胸口收缩而去，就像是被捆缚起来一样。紧接着，它们就突然软瘫下去。得再下一刀才行，但如何抽回那把短匕呢？躯体依然侧卧着，并不稳定。刚才的抽搐并没有改变这一姿势。陈觉得自己已用短匕把他牢牢地压在床上，这可是倾注了他全身的力量了。透过敞开的蚊帐，他看清楚了那个人：他的眼皮已经张开（也许他已醒了？），眼睑却毫无血色。鲜血开始顺着短匕喷涌出来，在淡淡的灯光下透出黑乎乎的颜色。这具沉甸甸的躯体，随时可能朝左右两边跌落下去，以为现在它还有一点儿活力。陈不能松开匕首。恰恰是它，通过那挺直的臂膀和疼痛的肩部，使那具躯体与他产生了一股恐慌的电流，直涌他的胸口和砰然跳动的心房——这间屋里惟一运动的物体。他木然呆立着。他还感觉得出，那继续从他左臂流出的，是那个人的血。再没有什么新情况了，他猛地认定此人明白无疑地死了。他屏住呼吸，继续把那具躯体钉在侧卧的姿势上，留驻在那孤寂房间里宁静而模糊的灯光中。这里并没有格斗的痕迹，甚至连看来已裂成两片的细白布上的窟窿也不像格斗所致：惟有寂静，以及令他陶陶然的压倒一切的醉意，在这里存在着。他已经远离了活人的世界，牢牢地紧贴在那把匕首上。他的手指越攥越紧，而臂部的肌肉已然松开，整个臂膀就像一根绳索在颤动着。这已不是一般的害怕，而是从未曾体验过的既残忍、又严肃的惊恐：他独自面对死亡、单独待在一片无人之地，被恐怖和血腥压迫得颓然乏力。

他终于松开手来。而那具身躯渐渐倒伏在床上：匕首

柄既已歪斜，床单上便渐渐渗出一大块暗褐的印迹，像活物般悄然漾了开去。在它的近处，两只尖耳朵的影子也正在显露、伸展。

门就在附近，而阳台在稍远一点的地方：但尖耳的影子是从阳台伸过来的。陈虽不信鬼神，此刻却软瘫在床边，一点儿转身的力气都没有。他突然一愣：只听得一声猫叫。现在他已脱身一半出来，这才能四下里张望。原来是屋檐上的一只猫蹑手蹑脚地从窗口溜了进来，两眼正死死地盯着他。随着猫影的前移，陈不由地感到气愤：凡是活物都不该潜入他已投身的这可怕的场所——任何活物，只要眼见他手持匕首，那就对他重返人群很不利。于是他打开剃刀，只跨前了一步，那畜牲就从阳台上溜走了。展现在陈眼前的，是大上海。

黑夜在惶惶不安的氛围中激荡着，像夹着许多火星的一片漫漫浓烟在跃动。随着它渐趋平静的呼吸，夜色变得凝重起来。在云霭的间隙中，某些星辰正在永恒运动中停滞不前，给黑黝黝的夜色增添了一股稍稍新鲜的气息。汽笛鸣叫了一声，就永远地消失在这痛苦的宁静中。在楼底，午夜的光线透过一层黄雾，映射在湿润的碎石路面和灰白的路枕上。那里，正在跃动的是不杀人者的生活。虽然那里有着数百万条生命，可此刻却都拒绝他的生命。然而死亡正渐渐离他远去，像那人流淌的鲜血一样，正从他自身的躯壳缓缓流走。与这死亡相比，生者卑微的怒斥又算得了什么？这静止或闪动的影子都是生命，如同河流，如同远方看不见首尾的大海、大海……他终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怀着无穷的感激，同这生命重新联结起

来：他几乎要嚎陶大哭起来，像刚才那样激动不已。

“该溜走啦……”可是他却呆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静观灯火辉煌的马路上汽车的奔驰，脚下的路人行色匆匆。他如同盲人重见天日似的凝视着，又像饿汉进食一般吞噬着。这是对生命的贪婪。他多么想摸摸这些身躯啊！在大江彼岸，一声汽笛响彻云霄：兵工厂的工人正在进行夜班交接。这些工人制造武器杀害为他们战斗的人，真是愚蠢！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难道还像田产一样，归那军事独裁者占有？难道它将如一群牲口，永远租借给军阀和西方商人？他此番的暗杀之举赶得上中国兵工厂一长段时间的生产：即将进行的起义会把上海交到革命军手中，虽然他们仅仅拥有不足二百条步枪。这被杀者是一名中间商，刚同政府谈妥一宗约三百支带托手枪的买卖。起义者一弄到这批枪，首先该采取的行动就是缴警察的械，以此武装自己。他们成功的机会就陡增一倍。不过，十多分钟以来，陈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事。

他暗杀这个人，是为了弄到一份文件，然而此刻却没有动手去找。衣服就挂在床脚蚊帐的下方。他将衣兜翻了个遍。手绢、香烟……却没见到文件夹。屋里还是老样子：一顶蚊帐、几堵白墙、清晰的长方形灯光；暗杀并没有引起变化……他闭上眼，将手探向枕头下。他摸到了文件夹，那夹子很小，就像个钱包。在掀起枕头的那会儿，死者的脑袋显得很轻，这使陈更感不安，睁圆了两眼：枕上并无血迹，那人不像是魂归西天。要不要再杀一次？然而他的目光已触及到那翻白的两眼和床单上的血迹。为了查找那只文件夹，他退回到明亮处：那是从一家餐馆照进

的灯光，餐馆里响彻麻将声。他找到了文件，带上文件夹，差不多是跑着出了屋子的。接着他将屋门牢牢锁上，把钥匙放进衣袋。旅馆走廊的尽头（他竭力放缓脚步）并没有电梯。该不该按电铃呢？他朝楼下走去。在下一层，即设有舞厅、酒吧和弹子房的那层，聚着等候电梯的十来个人。他跟随他们走进去。“穿红衣服的舞女真美啊！”身旁那个男人用英语对他说。他是一位已带有三分醉意的缅甸人或暹罗人。

陈想掴他一记耳光叫他闭嘴，又因为他是活人而想拥抱他。他支吾着算是应答，对方却像老相识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他准以为我也醉了……”但对方又开口想说什么了。

“我可不懂外国语呀，”陈柔柔地说。对方不说话了，却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不戴硬领、但穿着上等粗羊毛衫的年轻人。陈正对电梯里的穿衣镜站着。暗杀在他脸上没留下任何痕迹……。他的长相不像中国人，倒有点像蒙古人：颧骨高高突起，鼻子扁平，却还有鼻梁，像鹰钩鼻。这容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，只是显得有点疲劳：甚至他那坚实的双肩、那老好人式的厚嘴唇，也好象并无异样；只有左臂，一弯曲便软糊糊的，并且发着热……电梯停住了。他随大家一起走出。

凌晨一时他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又叫来一辆出租车：那是一辆门窗紧闭的轿车。他在车上擦净胳膊，用手绢做了包扎。荒凉的铁轨和下午骤雨的积水泛着微光。闪亮的天空倒映其中。不知为什么，陈凝望着它：刚才，他发现星辰时，离天空是多么近啊！随着忐忑不安心情的稍稍平

定，随着他回到人群，他也远离了天空。在马路尽头，装甲车与积水几乎泛着一样的灰色，静静的人影端着刺刀，形成一排明晃晃的横档：是岗哨、也是法租界的尽头。出租车不能再向前开。于是陈出示了假护照，上面写着他担任租界雇用的电工。哨兵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这证件（“我刚刚做的事肯定没有露马脚”），随即放行。他面前横着双共和大道，那是中国城的边界。

一片荒凉和寂静。嗡嗡的声浪，夹杂着中国最大城市的嘈杂声在这里消失，如同地心的声音消失在古井之底。是战斗的种种声响，以及不愿就寝者最后狂放的摇荡。不过活着的人们却在远处。这里，世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，剩下的只有黑夜，陈用本能与之融合，似乎喜得至交一般：这片惶惶的洞天黑地并不反对暗杀。那是已杳无人迹的世界、永恒的世界。白昼会重返这堆瓦砾，重返这纵横交错的街巷里来吗？在这些街巷的深处，一盏灯笼正照亮没有窗子的墙壁和一堆电线。存在着一个暗杀的世界，他正待在它的中心。没有活物、没有动静，近处阒无声息，连小商小贩的叫卖声、弃犬的哀吠也没有。

终于出现了一家脏乱不堪的店铺：陆有顺和赫梅尔里克唱片行。该回到人中间去了……他等了几分钟，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就叩击起了一块门板。店门几乎在同一瞬间打开：店里唱片排列整齐，有点儿像市立图书馆；接着是后堂，宽敞、光洁，四位同志穿着短袖衬衫正在等候着他。

砰然一记关门声震得吊灯摇晃不停，人面消失而又再现——左边的胖子是陆有顺；赫梅尔里克的面容如同心力

交猝的拳击家，光着头、弯鼻梁、双肩下塌；后排阴暗处是加托夫；右首处站着吉索尔·强矢。灯光从上方劈头盖脸地照落下来，凸现了他那日本版画式人物下垂的嘴角。灯光从远端照得人影变形，这位混血儿就跟欧洲人差不多了。灯具的摇晃变得更短促：强矢的两副脸孔交替出现，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小。

大家全都木然而紧张地看着陈，没有一个开口说话。陈扫视了撒满葵瓜子壳的方砖地。他可以对这些人侃侃叙来事情的经过，却并不能自我释怀。

人体对刀锋阻抗力的问题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，这力量竟大大胜过他的臂力：想不到它如此厉害……

“办妥啦，”他宣告。

他递上武器的货单。那单子写得非常长。强矢看了一遍。“是呀，但是……”大家在干等。强矢不着急，也不生气：他并不动弹，面部也不显得紧张。但大家看出，他发现的事令他震惊。他终于开口说：

“这批武器还没有付款！交货时付款。”

陈立刻感到十分恼火，他好象遭人盗窃了。他查明这是他要的文件，却没有细看。何况他是无能为力的。他从兜里掏出文件夹交给强矢，只有照片和收据，再没有其他东西。

“我认为可以同战斗小组成员一起想想办法，”强矢道。

“上了船就好办啦，”加托夫应答。

由于他们在场，陈渐渐感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可怕的孤独。这就好比一棵植物，虽然被拔起，细枝根茎还在土

里。随着同他们逐渐的接近，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他们，就好比头一次从妓院回来时发现了自己的姐妹。这里有一种紧张气氛，就如同夜色迟暮时的赌场。

“进展顺利吗？”加托夫问。他这才放下手里的唱片走到亮处。

陈没有回答，他只见到这俄国佬丑角式的脸相（长着一对含讥带讽的小眼睛和一只翘鼻子），连这里的光线也没能赋予他的面部太多的表情。但是他明白了死亡是什么。他站起来走过去看着在小笼子里沉睡的蟋蟀。陈一语不发可能自有道理。加托夫在注目着灯光的变幻，借此来避免过多的思考。他的临近惊醒了蟋蟀，那颤抖的鸣叫似乎与光影在人脸上的晃动交相呼应。皮肤很坚硬的观念老在他心中徘徊，话语反会扰乱他脑子里已同死亡建立起来的亲近关系。

“你离开旅馆时是几点钟？”强矢问道。

“二十分钟前。”

强矢看了看表：已是夜里十二点五十分。

“好，咱们把这里的事了结一下就走。”

“强矢，我想见一见你的父亲。”

“知道吗，那事大概定在明天。”

“那才好呀。”

大家知道，“那事”是指革命军抵达最近的火车站，是起义成败的关键。

“那才好呀，”陈又道。宛如一切紧张感、危险感一旦消失，他就徒然觉得空虚一样：他渴望重温这种危险感。

“我还是想见见你的父亲。”

“去吧，他一向是不在黎明前入睡的。”

“我差不多凌晨四点钟去。”

当陈渴望理解时，就出于本能地去找吉索尔。这种态度让强矢痛苦（因为并非虚荣，所以更痛苦）。陈明知是这样却无任何办法：强矢是起义的组织者之一，中央信任他。陈也是一位组织者。除了在战斗中，强矢是决不会杀人的。加托夫同他比较接近：一九〇五年学医时他参加了对奥德萨监狱的袭击（一次幼稚的袭击），因此被判坐过五年牢。然而……

这个俄国佬在一粒粒地往下咽糖果，同时一直凝视着陈。陈突然明白了他这样嘴馋的原因。他杀过人，因此现在有权得到一切。有权。即便这显得非常幼稚。他伸出那只方方正正的粗手。加托夫以为是告辞，就握了一握。陈站起来。或许这样也很不错：反正他在这里已经没事可做了。强矢已经掌握了情况，该他来干了。陈知道，自己现在该做什么。他已走到门口，却又折回：

“把糖果递过来！”

加托夫递过了那袋糖。他想与陈分食，却没找到纸。陈就在掌心里攥了一大把，又猛吸一口，随后出门而去。

“事情不会那么顺利，”加托夫说。

从一九〇五年开始到一九一二年潜回俄国，加托夫一直在瑞士奔波，法语说得甚至不带外国口音。可他有时会吞掉几个元音，似乎是为了补偿说中国话吃的亏：他说中国话时只好做到字正腔圆。他此时几乎是直立在灯下，脸上照不着多少光亮。强矢更喜欢这样：加托夫的小眼睛、尤其是翘鼻子（赫梅尔里克说他是一只板着面孔的麻雀）

人
的
境
遇